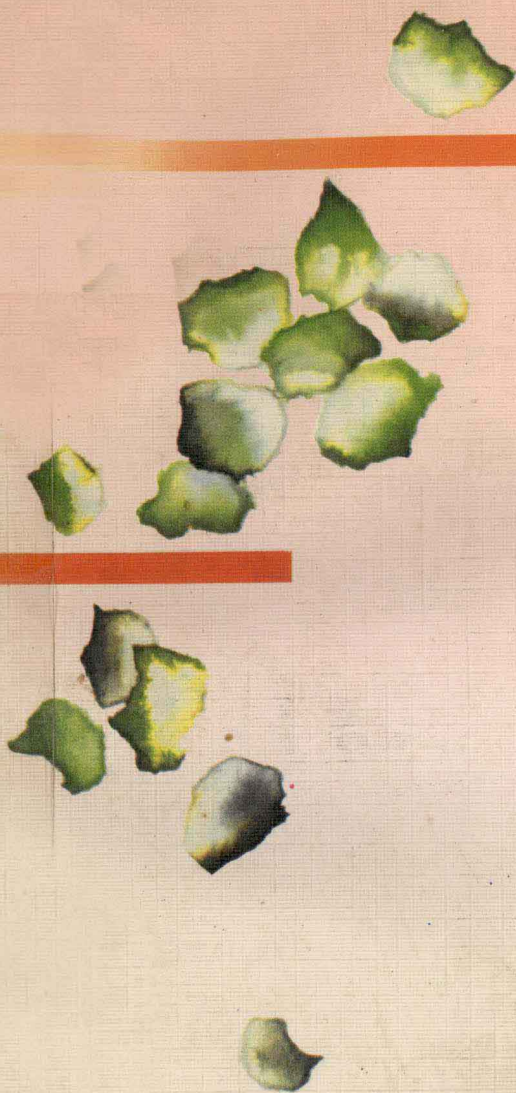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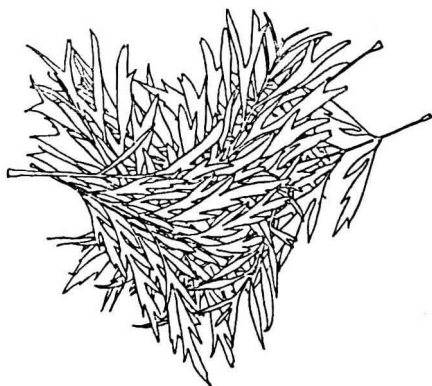
端木蕻良
花城出版社

友情的丝



友情的丝

端木蕻良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友 情 的 丝

端木蕻良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2插页 62,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294-2/I·1151

定价：2.70元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

(代序)

编辑出版这么一套小丛书，是我们《随笔》杂志同仁怀抱经年的一个小小的愿望。近些年来，由于受经济上亏盈的制约，出版社想出版亏本大的套书，已颇为艰难。出这套小丛书，每种几万字，薄薄的一小册，即使赔本，出版社目前也还赔得起；书小而薄，价钱不高，一般读者也买得起。如此避难就易，总还可以奉献出一些我们自以为于读者、于社会或多或少有点益处的书。这也是一种“聊胜于无”吧。

这套小丛书若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一曰：精。小丛书的作者们，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早已逾“花甲”、“古稀”乃至耄耋之年的老作家。他们也是《随笔》的老作者。他们饱经沧桑，承继着我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报国忧民的意识与责任感。我们深感幸运的是，在结束“文革”和“拨乱反正”，开始新的历史时期之后，老作家中的不少人青春焕发，成了我们

的良师益友。十二年来我们在《随笔》编辑工作岗位上，一直得到他们有力的支持和恳切的鼓励。他们经常把自己的佳作惠寄《随笔》刊发。现在收入这套小丛书的许多作品，就都是先在《随笔》发表过的。我们有幸充当了它们的最早的读者，曾为之感动甚至击节过，并从中汲取教益和精神营养。

二曰：真。首先，真，即真实，乃是文学的生命，也是这套小丛书的各种作品的实在内涵。古人有云：“言为心声。”经受过“左”的教训、尤其是“文革”磨难，深谙“假、空、大”之害的老作家们，在他们的散文篇章中，总是力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描述生活的本来面貌，力求讲真话，讲出自内心的话。诚然，真话不等同于真理，但真理却永远跟假话绝缘，与真话相连。在这些小册子里，他们只有未说或言犹未尽或有所保留的真话，但绝无掺假说诳。再说，这些作品的“真”，还表现在作者对真理的执著的探索 and 追求。正如巴金所说的：“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可以毫不夸张地称道，这些小册子都是阅世久深、甘苦备尝的作者们直面人生，袒露心灵，

孜孜矻矻地追求美与光明的真实记录。

三曰：杂。这是就小丛书的题材品种与表现形式的多种多样而言，即在写作上没有任何特定划一的框框，东西南北，海阔天空，鱼游鸟飞，各展其长。体现了散文领域的无比宽广，我国散文是极其自由的文体。这套小丛书中，有记事忆旧，有述人状物，有抒情写景，有旅踪行草，有杂感随想，有读书漫笔，有生活琐拾等等，真是不一而足。但杂中有同，多样中有一致。这套小丛书繁杂多样的作品里，老作家们各各展示自己个性的同时，有个一般中年、青年作家尚没有或尚未达到的长处与优势，那就是：学识修养的广博富有，写作功底的深厚扎实，文笔的老到、精练、优美，遣字用词的准确、鲜明、生动。可谓异彩纷呈，珠玉连篇。其中不乏真正的美文佳构。

以上所呈，皆属管见。因仓促间请不到合适而又愿意为这套小丛书写序者作序，我们只好斗胆急急草成此篇小文，权充“滥竽”。诚惶诚恐，谨乞正于各位老行尊和读者朋友们。

《随笔》编辑部

1991年夏暑未消时于广州

序

我有一种习惯，要是有了激情驱使我来写东西，我便在脑海中捉住它，使它先出现映象和文字，并在脑中进行修改，然后把它写在纸上。当然，在纸上也要边写边改……觉得可以了，便先放在一旁，不去想它。过了一段时间再拿过来冷眼读它，好像读的不是自己写的文章似的，再加以修改。这样，才觉放心。如果想写的而未写，只是在脑海中翻腾了许久，可说是白白浪费了功夫，甚至病倒了，没法写作，成了蚀本生意。耀群常埋怨我，说我脑子里装的东西太杂，不是作家，倒像个扯家。讲起话来，总是东拉西扯，信马由缰。比如讲笑话，还没讲出个所以然来，自己倒笑得前仰后合，只得不了了之。

郑板桥有一首古诗说：“下笔别自成一家，画画不欲常人夸。颜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

板桥怪。”

我倒不想别成一家，但我写东西，就愿任着性儿，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图个痛快。从前有个人说，写字要能骑快马，握巨椽，在沙上奔驰，边跑边写，才能写出好字。我不能成为书法家，大概就是没有得到这种写字的机会，所以总写不好。但我认为在空中写字，才可以恣意放肆，然后再在纸上着笔，才觉得有几分如意。多年来，我写东西，还是奉行我的老办法，很陈旧的笨方法。人家已进入了电脑时代，我还在重复手工业。所以，我30年代的手稿都干净清爽，有的是用自制的稿纸写作。在上海的时候，我专用商务印书馆印制的一种小稿纸写作，可惜由于颠沛流离的生活，手稿都和行李一起损失掉了，失落了凭证。

这几年，正当我把《曹雪芹》下卷要写的篇章，都调动起来，准备动笔时，病魔就闻讯赶到。自从1962年底，我在云南保山得了脑血栓偏瘫，它就和我纠缠不清。我几次把它推出门外，可它又从门缝溜了进来，打断我的工作进程。这时，我的续写工作，又因此推迟。待我和它周旋了一年，又要重理旧业时，它又前来

捣乱。原来，我第一次出院后，过了一年是到医院检查的，谁知检查结果，却不许回家，得马上住院。连小卧车都不能坐，叫了急救车送我又回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待耀群回去安排好家务、拿着漱洗用具赶来时，我还在急救室输氧呢。……这回，又是春节前后，因为我记得，两次都是耀群凑齐作腊八粥材料前，出院又都在春天到来之后。这回，又是住了两个月外康病房，总算转危为安。只是对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三联书店的邀请，在一切手续齐备，机票都寄来的情况下，得不到院方的批准，不得不失约了。这回，经过医生、护士们的精心治疗，病魔眼巴巴地对我又是莫可奈何。医生告诉我出院后，仍可重操旧业，使我没有失去信心，不致失业。……感谢医药有灵，信念的力量是大的，它还可以给体力增加能源，人是可以靠着信念生活的。

两次住院，都是在院中度过了凛烈的冬天，待我看到窗外有一丝青色的时候，我真高兴得按捺不住，我经常从玻璃窗向外看，正好有一畦草坪迎着进入我的眼帘。

有一天，我看见一位少女，她向四外看

看，然后弯着腰向地上寻找什么，她穿着一身金色的衣服，显得脸色特别白。她可能准备出院，正在等人来接她，借这个时候，向周围再多看一眼；大概，她发现地上已经出现了草苗，所以，俯下身子要看个仔细，她认定确是小草在拱土了，也正好是她该出院了，她才依依地，转身回看一眼，悄然去了，给我留下一幅生命爱生命的图画。

这次住院，使我变得聪明了，待我病稍好，得到医生的允许，可以写点小东西还文债时，我就乘机执笔东涂西抹起来，字也像我走路一样，东倒西歪不成样儿，都得由耀群整理后抄出，再念给我听。这样，我的脑子活跃了，好像对治病也有了好处似的。出院后，耀群又为我办理了家庭病床，输液治疗可以在家中进行。这样，我写东西的时间就多了，一方面可以练笔，一方面可以练脑。脑子这个玩意儿，和手臂不同，它怎么工作，人们看不见，但手臂工作，却可以一目了然。脑子和手臂一样，也需要锻炼。比如，脑子像个蜂窝，胳膊像个棒槌，职责也各不相同。但如果把脑子看成是个莲蓬，把手臂看成一支莲藕，就会悟出

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了。它们中间实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绝非互不相关。

因此，日常生活中积压的题材，在我脑海中争相显现。但我还是想搬“大个儿”，因为《曹雪芹》下卷尚未交卷，总写些小的，未免“不务正业”。可是，回想我几次安下心来调动思维，憋足劲儿，要写“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大”作品时，几乎总是出毛病，白白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所以，目前我还是摆“小摊”稳当。路边茶棚雨来散，不沾不滞。短文随手交卷，也是一桩乐事。但是，朋友们的关心，读者的盼望，他们都希望我们能早日将《曹雪芹》写完，千万不要半途而废。我也琢磨，要是半途而废，未免使病魔太得意了。为了战胜病魔，我也得争口气，要把《曹雪芹》写完。曹雪芹在天之灵，是会降“福”于我的！

现在，花城要耀群把我这两年写的小文章编一个集子，这些无以明之的短文，远不能接韩愈的“原道”，近不能看出朱自清式的一点绿色，反正，由它去者，笑骂由人，俯仰由己。

耀群素来办事认真，写信问序文写多长？回信说，序文不限字数，端木可以敞开写。居

然有这样大方的编辑，允许我跑野马了，何乐而不为？想到不久，我就要套上夹板，爬格子上山路了，在这转换阶段，尽力把文债清理一番，随即言归正传，续写长篇。写长篇，我的精力全盘投入还不够，还得耀群也全盘投入，正像哺养孩子一样，定要将它哺养长大！

但是，我的积习难除，总会心猿意马，就像画画一样，估计偶尔也会写上一两篇呢。

说到这里，暂且打住。

是为《序》。

端木蕻良

1992年3月于和平门红楼

目 录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代序)	1
序	端木蕻良 1
思念妈妈片断	1
怀念你——萧红	16
我们的老校长	18
忆老师	25
统照先生和我	31
友情的丝	39
大海的女儿	48
关于《鹭鹭湖的忧郁》	51
“缩脖子老等”	57
蚂蚱	60
故乡	66
货声	71
化为桃林	76
谈“笑”	81

鸟鸣.....	87
石头记胜.....	93
忙里偷闲话老年.....	98
琵琶乱弹	108
女神的复苏（外二篇）	115
时间啊！时间！	123
 编后记	 钟耀群 130

思念妈妈片断

—

“妈妈”这个词儿，全世界不同人种，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人，几乎都是一样的。要是没有妈妈，也就没有了人类。所以，人对妈妈的感情，再不会有别种感情可以替代的。

人对妈妈的感情，是最虔诚不过的。我并不认为《圣母颂》仅仅是一首歌颂圣母玛丽的歌，我认为它是歌颂所有母亲的歌。它的价值就在这里。人类有母亲一天，它就有被唱颂的一天。

我因为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在她身边的时候，要比我哥哥们多些，因此，听到她说她自己的事就多些。

人们也许想不到，我写书，就是按照妈妈

的希望来做的。她是要我写出她的身世来。1932年，我在《清华周刊》发表的短篇小说《母亲》，就是记叙我外祖父的爱女，怎样被我父亲强娶的。那里面的小精等人，名字也都是真的。当我写《科尔沁旗草原》时，有些章节，我曾念给妈妈听，妈妈还告诉给我原来的事是怎样怎样的。我对妈妈说：这是写小说，不能照本实发。我还对妈妈说她听过的说书讲古的事儿，也不全都是真的，妈妈笑了。

《科尔沁旗草原》和《科尔沁旗前史》中，有我家世的影子，但不能按图索骥。友人约我写“我的妈妈”已经两年多了，我因为一直腾不出手，所以拖到今天。现在，也只能写一些零星的回忆，只能说是一点片断罢了。用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

二

在一个暴风急雨的晚上，妈妈把我裹在怀里，坐在大车上，从镇上新房子里连夜跑进城。

原来，我父亲住进镇上新房子时间并不长。

父亲在光绪年间，在通江口缉私榷运局当

过这个肥差。他缉私很认真，与人结了仇，吃了官司。那时关人的监狱叫“大封”，他关了没多久，花了大把钱便出狱了，从此，便在家过闲散生活。按照当时习俗，我们大伯早死了，我的父亲就是长子，有法定继承权。但是，祖父说他不能守成家业，父亲的元配又没生儿子，我妈妈那时在曹家只是个妾，所以祖父便把大部财产土地留给我叔叔，分给父亲名下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当地都说父亲是被祖父赶出来的。可我父亲谈起这事，还引为自傲，并且声称，他会置办起一大片家业来的。

我母亲在曹家是没有地位的，祖父母都抽鸦片，晚上还要吃夜宵。母亲得一直站在外间屋里应承、侍候着。尤其在冬天夜长的时光，日子就更不好过了。睡觉的时候连头发也不放松下来，只能带着方头翅儿睡，头也不敢动，身也不能翻。就是为了第二天早起。头发不致散乱，可以缩短梳理头发的时间，不致挨婆婆的骂。

如今分出来了，单立门户，妈妈只要能离开祖父祖母，不过奴婢式的媳妇生活，就很满意了，也不用梳那种费事的大方头了。不过，父亲一分出来，就又多事了，又要作生意，又要